

我现在偶尔也会骑一下路边的小蓝车,小黄车,我叫它小自行车。骑一段路,兜一个圈子,在哪儿停下,就算是在哪儿抵达。地点随意,速度不急不慢,感觉自己还剩余的灵活,身姿是不是也还有剩余的挺括,这种小车轮胎虽然没有弹性,但自己还是很有弹性地前行,心情也弹性……恰到好处就停下来,仔细把车放好,训练文明!

也会和一小群学习童话的研究生们骑着去一个不远的地址。他们都故意让我骑在头里,很轻轻地跟在我的身后,甘愿衬托出我心里想要的潇洒。

我的年轻的学生们,总是不声不响地衬托我,在三年学业里,不嘲笑不拆穿一个不年轻的人的种种短缺,我讲着我懂的给他们听,他们灵巧、智慧地协助、维护我,相处快活,前行十分飘扬。我们的这一支小队,双肩包里装着的是一个很小又无边大的童话学科,天真、温暖至上,不显示高深,不打击信心,共同地举重若轻,抓得起认真,放得轻快,努力让学业的课堂和课堂之外成为一个真实童话,相信童话的人,是把童话当真的,童话总在相信之中。

我们相视而笑的目光里是你夸我、我夸你:我们都骑得很帅!

我们已不只是在骑自行车的故事里,不只是在度过学业,我不是他们的驿站,他们不是我的车厢旅客,而是生命相遇一同在行走,互为轮子,互为星空,互为那一首歌里所唱的“有你真好”,丑小鸭是因为有了湖水才被发现的,我们也互为湖水和天鹅。

我考取中学的那年,妈妈带着我去买自行车。

那时,买一辆新自行车是要凭票的,妈妈说,旧货店可以买到。

她带着我乘公共汽车到南京东路,直接走进一家旧货店,直接指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,问我:“你看它好看吗?”

营业员走过来:“是九成新的!”

车前有个浅绿色磨电灯。143元。妈妈付了

钱,营业员帮了推到店门口,妈妈对我说:“你骑回家,骑得慢一点。”我看看她,也看看营业员,然后用最慢的死上车的方式骑着离开。

妈妈没有看见我骑过自行车,我也没有说过骑过自行车,小孩子的事不是都会告诉大人的,小孩子想干什么,能够干什么,也不是大人都知道的。但是妈妈却知道我可以把车骑回家,她还知道我想有一辆自行车。童年的路,少年的天空,和大人朦胧隔开,他们却可能看得明白,不动声色。我的母亲就不动声色。

她怎么知道这个旧货店有一辆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呢?

我骑得一点儿不慌。其实在此之前,我只骑过一两回自行车。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小学同学家有很高级的英国兰令牌自行车,带三飞的,漂亮的磨电灯,是他在香港的伯伯还是姑姑送给他们的。他和我好,让我骑过,都是在院子里俱乐部那排房子前的小空地上骑,稍微转了几圈。他说:“你再骑会儿!”可是我不好意思。别人的东西,我总会不好意思。

我现在骑着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,也觉得很高级。

这是很长的一段路,公共汽车要开十几站。路上车少,人少,我越骑越潇洒,骑到四川路凯福饭店那儿,还离开大路,穿进一条小弄堂,从另外一头又

骑着岁月

梅子涵

回到大路上。这一辆自行车,后来我骑着上学,有时也主动让妈妈骑着上班。

班里只有两个同学骑自行车,还有一个是女生,教授的女儿。

学校大门里的两侧各有一个长长的自行车棚。棚里的车主要都是华侨学生的车,我们学校有很多从印尼回国的华侨生,他们都骑兰令,三飞的节奏声响,令人着迷。他们还经常坐在二楼宿舍的窗口拨动吉他唱着《哎呀妈妈》《鸽子》,想吸引走过的女生。可是女生们只稍稍一瞥,便扭头又清高走去。那个时代,女生们都含蓄,清高,一本正经,我们男生,倒会觉得有些难为情,好像是因为他们那无拘无束的夸张神情,也好像是因为自己的拘谨、规规矩矩。

那个年代的许许多多,都是和这个年代的许许多多完全不一样的。

星期天,我会骑着车到别的区的旧书店去买数学书,那时,我喜欢数学,着迷几何。

也会骑着到有田野的地方穿行。田间路,河边,尤其喜欢长着高高茅草的荒地,最好那儿有个打仗时留下来的碉堡。我骑着拐来拐去,觉得自己像个游击队员。我一直喜欢看打仗的电影,电影中经常是汉奸伪军骑着自行车,

可我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,是人民自己的队伍。

长大以后,看欧洲二战电影,抵抗力量,游击队员,特别是女战士,骑着自行车在祖国城市、田野上穿行,送情报,消灭法西斯,还配着音乐旋律,那根本就是自行车的艺术战曲和童话了!无论是D小调,还是G大调,低沉、忧伤,或是奔腾、飞扬,穿行于清晨街道,隐匿于夜深田野,都是曦光和星斗,是后来胜利的序曲,个个音符如颗颗子弹,都深藏着暗暗的笑容,悠扬得不易察觉!

可惜啊,我不是音乐家。

也不可惜,我毕竟在文学中了。

去田野、河边的时候,有时也会带着钓鱼竿。当好游击队员就坐在河边开始钓鱼。就好像小河里没有大鱼似的,我钓到的全是小猫鱼。其实钓小猫鱼也很好玩,一会儿一条,一会儿一条,小孩子钓到小猫鱼就够了。

下乡去农场后,就基本不骑自行车了。到镇上去,去场部有事,都是步行,成为了真正的步兵。我不喜欢借公家的车,别人的车,宁可走着,东张西望,野草、野花,庄稼,芦苇荡,脚踏轮子是晃过,脚踩大地看仔细,这样那样都在路上。

后来上大学了。莉亚妈妈送了我一辆新的永久牌自行车。我骑着它,校园的东部和西部。当学生的时候,停在宿舍和教室门口,当老师

了,停在宿舍和办公室门口。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,她坐在前面车杠上,我骑着穿行在黄昏校园里,对女儿说:“我们现在到繁繁老师的家里去吃饭啦!”她开心地得哇哇大笑。岁月从黄昏的头顶呼呼飞走,记忆从后来的心底呼呼涌起,无论停在哪儿,哪儿都有轮印,脚印,都不是序曲的音符,而本是一生最日常的演奏,都不是事先定好的调,哪个调不都是属于你的呢?

岁月的轮子上没有磨电灯,不装配三飞,但总前行,总会抵达。节奏骑得好听些吧,也注意好身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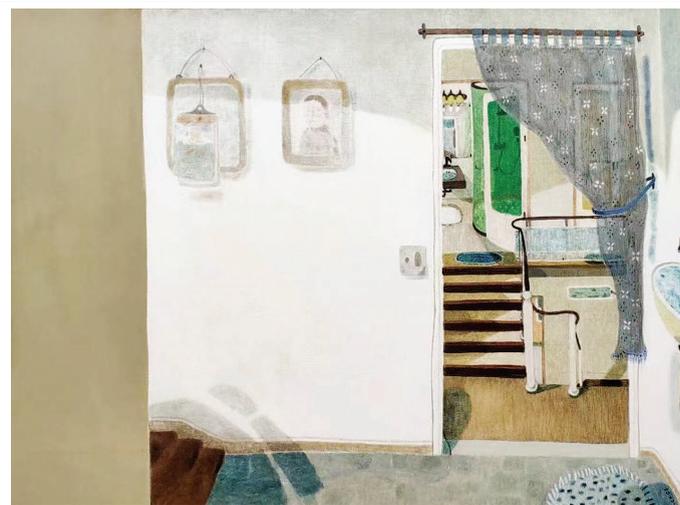


时间那么快,我尊敬的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已经离开九年了。我在2014年2月离京赴沪,三月的一天,突然接到嘉嘉姐(傅先生长女)的短信,傅先生已于3月16日逝世。我震惊而愕然,思绪一阵混乱。当时脑海立刻浮现的是:傅先生,和您还有一次未成行之约啊。

与傅先生相识是经一友人引荐,友人与傅先生及其家人是挚交,她知道我喜欢文学,写过一些文章,便欣然带我去认识傅先生和其家人。从此,我心里多了个地方:四根柏小院。

小院位于皇城根下的西城区四根柏胡同,胡同名字的来历便是这胡同里有四根柏树,而其中一棵就在傅先生家的小院里。从赵登禹路往胡同里一拐,顿时少了车流嘈杂,再往里走,便到了傅先生家院门口,进到里面,有一种宁静的大户人家的感觉。说是小院,一点也不小,有两百平方米。记得第一次拜访傅先生是在夏日午后,院门开了,半个院子的花草,郁郁葱葱。对着院门的便是那棵在院子里仰头看不到树冠的大柏树。树下盛开着好些好看但不知名的花。

室野
(油画)
王琼



我与苏玉虎先生是在一次京剧雅集上认识的,牵线搭桥的是上海京剧院的一位老前辈。玉虎先生得知我住在他家附近,就叫我随时随地去他家聚聚唱唱。玉虎先生是大画家李可染的三公子,自幼跟随外公苏少卿学戏,唱得一口字正腔圆的皮黄。老先生戏唱得好,还会拉琴,一肚子儒雅可人的京剧、文坛典故,每次在一起闲聊,只觉书香扑面春风缭绕。

我与玉虎先生年龄相差二十多岁,以他的学识、经历,完全当得起我的老师,但他雅辞再三,让我不必执弟子礼。于是,我称他“老师”,他叫我“先生”,老夫人则叫我“小崔”。疫情之前,我基本每周去他家一次,这样混乱的称呼,让许多新结识的朋友大呼听不懂。

苏老师不要我执弟子礼,平等待我,那是谦虚涵养,但我一直是称呼他老师,心里也是把他当老师对待的。玉虎先生在指导我学戏过程中,对如何运用气非常认真,从来不马虎。记得在教《秦琼卖马》时,光是“店主东,牵马

……”这一句念白,发花辙、上口字、语调、语气,就讲了好多遍,要我反复揣摩反复吟诵。后来在票房再唱《卖马》,许多朋友都觉得我用韵发声讲究了许多,其实这都是玉虎先生悉心教授的结果。京剧院的老前辈听了我们上课的录音,说戏校老师上课的效果也不过如此了。

玉虎先生八十多了,很少出门。唱戏固然是我们相聚的重点,聊天叙闲也是每次聚会的开心时刻。他总是在收集京胡、谱架的时候,会轻轻地问一句:“小崔,最近有啥新闻?”如果有不熟悉的旁人在场,他一定会称我崔先生,弄得我非常尴尬。然后他宁可花时间向旁人解释,为什么称我为“先生”的缘故。我知道玉虎先生敬重的是我的职业,而并非我的学识达到了“先生”这样的高度。所以我是坚决反对他这样称呼的,可他我行我素,下次还是这样叫。我们在一起聊的

话题,国内国际无所不包。听到重要的时事热点,他总是会认真地询问,探讨好几个为什么。对社会上有些不可思议的现象,他则会露出一脸惊讶的表情,非常童心。

玉虎先生是个沉浸在京剧、绘画、书法等艺术作品中的高级爱好者。京剧从小启蒙,外公苏少卿有“京剧三大教师爷”的雅号,他七八岁就在电台演唱《桑园寄子》《三娘教子》等经典剧目了,

不是科班胜似科班;绘画得自父亲的遗传,虽不会画,但欣赏的艺术天分极高,不少画家和他都是好朋友,喜欢听取他的观后感;他一直喜欢篆体书法,最喜小篆大家吴昌硕的作品,浸润几十年颇有心得。这两年因受疫情影响,握笔手抖,已经惜羽封笔了。过去每逢元旦春节,求字求春联的朋友络绎不绝,来不及写。现在要找他的字,只能上孔夫子旧书网去淘了。他知道我在学绘画,

上小学前,我被送到忠县,那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“伤疤”,如果我妈妈没有想起重新把我弄回重庆,那我就成了一个农村妇女。很多年我都做同样的梦,梦到自己在乡村的田坎和山坡上乱走、奔跑,没人管我,等于一个野孩子,我不知道去哪儿。那时候我那么小,想想,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,对未来一片恐慌,她的心再坚强也会

世界不是那么坏的(外一则)

虹影

受伤、疼痛。但是命运对我很关心,在我觉得没有希望时,那里的人对我那么好(但再好都不如母亲的好,真想母亲呀),他们让我的内心得到安抚,正是这种安抚让我日后对别人宽容,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,让我的内心世界不被黑暗灌满,一直有亮光。这里的老百姓跟我沾点亲,但之前完全不认识,他们知道我的背景,但还是对我那么好,让我知道,这世界不是那么坏的,有美好的东西。

知道自己要什么

二十八岁时,在上海,我如铁锅上的猫,无主无助!有一天我凝视黑暗中稀少的星星,突然明白自己一生要什么,心也一下子静了:一心要离开这块土地,跟当年一心要离开山城重庆一样,那时十八岁。

三十八岁时又一心想离开西方,决定在北京生活,那我义无反顾买了一张机票,走了,直到现在。一切都变得真实。

那天,也许是我们院子里聊天的声音有些大,吵醒了正在午睡的傅先生,他起来向我热情招呼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。

牌戏人生

陈利

傅先生关心解我喜欢哪些作家,写什么样的文章,满满感受到他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。聊到他在各国游历的经历,傅先生捧出好几本厚集,都是他在世界各国留下的足迹和摄影作品。作为翻译家,先生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

后来在傅先生赠书《牌戏人生》中看到文章“牌戏人生”,第一句写着:人生如牌戏,发给你的牌代表定论,你如何玩手中的牌却是自由意志(引自印度政治家尼赫鲁)。这句话引起傅先生共鸣,于是一下子我就理解了他,同时我也有被点醒的感觉。遵循这样的思想自然就有自由豁达从容的人生势态。

傅先生不仅是翻译大家,在币友收藏圈也是鼎鼎有名。收集各国硬币是傅先生从小喜欢的游戏,将兴趣表达为游

戏,也是傅先生的专属了。他在《癖好之累》一文中写道:“保存有自己一点点喜爱,积有一些自己视为拱璧的东西,偶一翻弄,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仿佛也能面对几片青葱绿叶,令人耳目一新。”

是啊,谁没有经历过暗沉的日子呢,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烦恼或苦楚吧。而兴趣之光,或者说游戏之光,至少能将自己短暂地从灰暗中抽离出来,给自己换气的空间。

最后一次与傅先生相见,他精神很好,只是腿部不适坐在轮椅上。因为快回上海了,我邀请傅先生到上海来玩。傅先生很高兴,但觉得坐轮椅出行不便,我说现在坐高铁轮椅可以直接进出车厢门。傅先生听着很有兴趣,说好,明年去上海。不料,我刚到上海定居一个月,便惊闻傅先生仙逝的消息……

九年过去了,再想起和傅先生交谈的情形,好像昨日重现。

视线

柴惠琴

从一棵树掠过一棵树,一片连一片的甘草,看溪水在树木和甘草的缝隙里,露出不一样的水光。车窗外的风景缓慢前移,比水流的速度稍微快一点。阳光已经温暖,春天还没有来临,树梢上的鸟窝还没有飞鸟驻足。

溪水被溪石衬托,一如雨过天青色,不远处的群山,水杉、银杏还没有长出新叶子,擦树花刚刚开放,金色的“火焰”还没有点燃山林。

一辆汽车涉水奔过,另一辆汽车停在溪边冲洗,我坐在溪石上看溪水湍急,又冲过了一座村庄。用慢门拍摄,水流柔和如锦缎,风拂过的痕迹,有时也会被镜头捕捉。溪水漫过堤坝,滑进浅滩,年复一年,山石的棱角磨平了,人间的岁月又过去了无数个春秋。总有一些相似的场景,在不同的时间里不断重复。

十日谈

绵亘而温润的教养,请看明日本栏。

忘年交
责编:刘芳